

吴语的正字与俗字分析

□邢雯芝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第二大方言的吴语,虽然使用地区和使用人口广泛,但是普遍存在着会说不会写的现象,大多数吴方言地区的人们,习惯于借助汉字的普通话的吴语读音来标记吴方言文字。本文旨在通过部分正字与俗字的考辨,引导吴语区域的使用者正确书写吴语。

【关键词】吴语;正字;俗字;书写

【作者简介】邢雯芝(1965.1~),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吴文化和汉语言文学

吴语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东北部和安徽东南部的一部分地区,大约有110多个县市。同时,在香港、台湾、美国、澳洲等国家与地区也有零星分布吴语人口。但在使用吴语的人们之中,普遍存在着会说不会写的现象,有时即使写出来,其所谓的吴语也只是语音上相似罢了。因此,在吴语中,所谓俗字与正字之考辨,就是旨在解决吴语如何书写的问题。

一、正字与俗字的概念

正字的概念之于汉字,顾名思义,指字形符合标准的字,与错字、俗字、异体字等相区别。《汉书·艺文志》:“成帝时,

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结合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可见正确书写的理念古来已有,且地位重要。

汉语族中的官方语言,也即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位置的“官话”,以其在政治地缘中的优势,一旦制定标准,之后的情形就如“登高一呼,众山响应”一般雷厉风行。而相对的,汉语族中的其他语言,不具备官方语言的优势地位,故而在文字书写中乱象垒堆,各类训读、借字、错别字层出不穷。吴语作为在语言现代化中起步较早的一个分支,诸位先行者于吴语小说的创作中积累了相当多有益的书写经验,虽然限于时

《雨下了一整夜》歌曲中描述了一个意象“白杨影子的不断拉长”蕴含的寓意就是“我”的思念就像不断拉长的影子一样是走不完的,这两处都是借鉴运用了比兴的手法。除此最常见的还有复叠、顶真等。“复叠是为强调某个意思、突出某种感情,有意识地重复使用某个词、某个短语、某个句子的辞格。”^[1]古典诗词作品中使用复叠手法的作品俯仰皆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等等。这种修辞手法表面看起来比较繁琐,实际上却是简明的,因为它的字数和内涵的性价比高。如《再回首》:再回首……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通过复叠把人生坎坷的经历,人生思考的执着与艰难,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恰如其分的抒写出来。顶真的手法很有趣,很好玩,古人常用,例子比比皆是。白居易《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大诗仙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等。流行歌曲创作中使用“顶真”手法,不仅使歌曲增加了趣味性,而且使歌词有明快流畅的语言、清新的格调,谁会不喜欢呢。毛宁歌曲《弯弯的月亮》: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每一句都使用顶真的修辞手法,上接下连,语意连贯,层层推进,感情表达饱满到位。

(二)当代流行歌词存在的问题可以借助古典诗词改观。有的流行歌词主题浅薄,直白流俗,尤其是有不少爱情歌曲就存在这样的弊病。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但是爱情不应该成为流行歌曲中唯一的主题。现在的爱情歌曲题材泛滥而且格调也有问题,有的爱情

歌曲甚至直接表达“性”的热火欲望,低俗媚俗,比较露骨。如何欣作词、周宏涛作曲的《爱情买卖》,林夕作词、饶善强作曲的《伤不起》等都比较浅白轻佻,还有谢军词曲唱的《那一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2007年,有一个网站评选出了当代中国十大恶俗网络歌曲,其中谢军作品《那一夜》位居榜首。阎肃老先生气愤地说“我今年77岁了,可是像《那一夜》这样低俗、没文化的网络歌曲,就是在西方也很少见。这些低俗的歌曲简直是对音乐、对人心灵的一种亵渎和糟蹋。”^[2]除了主题浅薄之外,有的流行歌曲语言文字直白空洞缺少韵味,有的甚至夹带不文明的低级脏字粗话。著名音乐家徐沛东说“这些歌曲,有的淫言秽语、宣传色情;有的痞话连篇,充斥着语言暴力;而像《那一夜》、《狼爱上羊》等主题空洞,矫情做作……”古典诗词含蓄隽永,有高远意境,典雅的韵味,是中华文化优秀遗产,传承融合古典诗词可以有效改观流行歌词现存的问题。

三、结语

流行歌词对于古典诗词的融合承传发扬,一方面使流行歌曲成为有源之水,另一方面也使古典诗词能够广泛传播,二者相得益彰。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珍贵的文化遗产,古典诗词对于现在及将来流行歌词的创作都将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参考文献】

- [1]倪宝元.大学修辞[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2]文松辉.名家炮轰恶俗网络歌曲:《那一夜》低俗得罕见[EB/OL].人民网,2007-10-22;http://www.people.com.cn

境多数作者仅做到以吴语夹杂官话写作,但是无可辩驳地为当今吴语的正字审定提供了更多便利。

所谓俗字,即俗体字,字典中也有归类到异体字。吴语的俗字,是民间出于记录口语信息的需要,自发寻求或创造符合吴语音韵地位的汉字。

当然,由于吴语在近年来受到冲击日甚,致使很多人认为吴语是方言,是话外语种,是无法写出来的。甚或很多朋友还认为汉字的读音只能用普通话来读,吴语都是有音无字的“下里巴人”,因此他们借用汉字的普通话读音来标记吴语,便造成了如下的效果:“无有句刚句,系在上班额地方环境唉伐粗,就是钞票特少了。”如是便造成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位朋友想表达的内容。其实,用普通话读音来模仿吴语读音是一种错误的用法,抹杀了汉字跨时代、超语言的表意作用。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是因为从小不完美的语言教育,学校仅使用普通话进行授课,使得人们将普通话读音与汉字划上等号;二是吴语在经历以早的文字创作尝试之后,存在一个很明显的断档层,现在确实还缺少一个书写环境。粤语的规范制定得很完善,因此可以表记自如。同样,普通话的流畅记录,也得益于完善的规范制定。吴语同样也可以,吴语文献就是吴语可以写出来的一个有力证据。

前文举例所用的话,用正字写出来应当是:“我有句讲句,现在上班个地方环境还弗错,就是钞票忒少了”。这便是吴语正字书写的一例。

吴语的正字一般以历史文献为典范。这是吴语在各方言中的优势。如果大家都来搞发明的话,会和吴语文学传统割裂,也会造成用字混乱的局面。

吴语文献上至明朝,下至民国,那以哪个为准呢?这里推荐与当代吴语更为接近的近代文献,也就是民国以来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一批文献。书面语可以适当脱离口语,但也不能完全脱离,不然就成文言文了。当然,近代文献里有的字还是有待商榷的。鲁迅时期的普通话白话文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也有许多地方发生了变化。如,第二人称,《海上花列传》中写作“耐”,后来有人创造了一个方言字“侬”。从形式上说,后者更合适,更便于人们接受,因此后者就成为了正字。

二、常见的俗字与正字

“界”,意思是“给”,俗字写作“拨”。《康熙字典》:“《集韵》必至切《正韵》浦至切,音比。《尔雅·释詁》界,赐也。《书·洪范》不界洪范九畴。《传》界,与也。《诗·卫风》彼姝者子,何以界之。《传》界,予也。”

“拉”,俗字写作“勒、辣”,同“在”。俗字“勒”、“辣”都有其地域局限性,无法完全适用于整个吴语区。

“个表从属”,俗字写作“葛”,用法类似于现代汉语助词“的”。该字的应用范围奇广,吴语的“个”、粤语的“嘅”、闽南语的“的”,究其源流,都与“个”的促化、弱化不无干系。而俗字“葛”仍旧难脱其地域局限。

“侬”,俗字写作“裁”,“都”的意思。

“也音促化后”,俗字写作“匣”,意思等同于普通话的“也”,其书写也与普通话中的“也”相同,只不过发音不同而已。

“煞”,俗字写作“杀”,表示一种程度。

“漉”,意思是“渗出来”,俗字写作“印”。

“拈”,俗字写作“格”,表示“合抱”的意思。

“媪婆”指“奶奶、外婆”,经常被写成“阿婆”。

“箇末”是“那么、这么”的意思,俗字写作“个么”。

“上晚昼”“下晚昼”,“上午”“下午”的意思,常常被写成“上迈周”“下迈周”。

“掙空”,也可以说为“掙死空”,带有比较强烈的贬义色彩,是指“做落空的事情”,经常被写成“掙空”。

“觉着”,意思是“觉得”,因为方言读音的缘故,常被写作“角石”。

“享相”,“玩”的意思,时常会写作“白相”。

“嫌比”指“嫌弃”之意,因为方言读音的缘故,常被写作“系比”。

“诶呀”类似于“是呀”的意思,经常被写成“咸呀”。

“乐胃”接近“舒坦”“惬意”的意思,常被写成“乐位”。

“几许”,“多少”的意思,大多写成“几花”。

“快活”就是“愉快、开心”的意思,因为方言读音的缘故,往往被误写成“卡活”。

“吃亏”就是“吃亏”的意思,因为方言读音的缘故,往往被误写成“吃区”。

“暮幸运”,意思指“噩运”,时常会被写成“马科运”。

“姘夹夹”,带有贬义,指不是行家却常常自以为是,在众人面前好显摆发表见解,结果却往往是错误的。常被写作“显夹夹”。

“齷齪弗出”,意思是“说不清、道不明、怪怪的,让人不舒服”,时常被写作“握拉不出”。

“五虚六肿”,有三层意思:表示程度深;形容肿得厉害;形容身材臃肿、肥胖。因为方言读音的缘故,往往被误写成“五海六肿”。

“五筋狠六筋”,意思有四层:凶猛厉害;比喻喜欢较真;喜欢狠出头;白花大力气去做不值得的事。往往被写成“五斤狠六斤”。

吴方言区域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借助汉字的普通话的吴语读音来标记吴方言文字,要扭转人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而且,随着方言的日渐式微,尤其是吴方言的逐渐没落,青年一代中在日常生活中说方言的人数在不断下降,甚至于有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根本不会说家乡方言。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正确书写吴语更是难上加难。

【参考文献】

- [1] 吴宗锡. 评弹文化词典[M]. 上海: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996
- [2] 刘大巍. 论苏州评弹表演技艺的艺术传承[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 [3] 郝思震, 甘晓凤. 新形势下苏州评弹艺术的传承与保护[J].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09
- [4] 汪平. 苏州方言研究[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 [5] 李荣, 叶祥苓. 苏州方言志[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 [6] 吴连生, 骆伟里. 吴方言词典[M]. 上海: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995
- [7] 吴语协会网